



雨水 最是一年春好处

天街小雨润如酥，
草色遥看近却无。
最是一年春好处，
绝胜烟柳满皇都。

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早春，韩愈的笔落在纸上时，长安朱雀大街屋檐下的冰凌正悄悄消融。细雨如发丝，诗人感受到了湿润、郁郁葱葱的生机之气。而几年前，他的那首《左迁至蓝关适侄孙湘》中，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还透着茫茫无涯的消沉。

当时，韩愈因谏唐穆宗“迎佛骨”而遭贬谪，以戴罪之身走向“路八千”的潮州，身心俱疲，满心绝望。我们不知道，是不是早春的雨洗刷了诗人心上的尘埃，但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这样的诗句总是在柳芽初萌的时节，将许多人的心思浸润得温润透亮。

立春之后，枯硬的风往往还带着冬日的寒冷，沿河的柳试探着扭一扭枝条，仍旧肃穆地站好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载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”随着“雨水”

的到来，柳枝才放心地软了，土壤也松弛下来，天地澄澈，空气湿润。对于春天来说，“立春”只是彩排，“雨水”才将序幕拉开。

古人将“雨水”节气分为三候：一候獭祭鱼，二候鸿雁来，三候草木萌动。水边，“春雨足，染就一溪新绿”（韦庄《谒金门》），水獭把从春水中捕获的鱼儿齐齐挨挨摆在岸边，如同祭祀一般。如果水獭真的懂得祭祀之意，它祭祀的应该是万物萌动的春意吧。天上，“洞庭一夜无穷雁，不待天明尽北飞”（李益《春夜闻笛》），雁翅急急煽动着春风，在天空划出生机勃勃的气象。四野，“昨夜一霎雨，天意苏群物”（孟郊《春雨后》），草木中的汁液正加速地流动，比赛着谁绽出第一抹新绿。于是，一切都有了精神。

“雨水吃三白，一年病不来”。“雨水”这日，老辈人告诉你要煮“三白汤”。以梨片、藕节、白茅根为主料，讲究一点儿用的是窖藏的雪水。梨润肺，藕解烦渴，白茅根清热生津，“三白汤”与“雨水”节气一样，驱赶着冬日的干燥。枝枝叶叶，汤汤水水，大地和人一起被润泽着，生机

流动起来了。

是这些让韩愈感受到“最是一年春好处”的吗？距离韩愈写下这首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诗的约六十年前，成都的春雨飘过杜甫的茅檐。在经历了天宝十五年兵戈血火凝成的“感时花溅泪”，至德二年离乱悲辛中的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之后，杜甫的草堂终于迎来了广德元年的春天，老病缠身的诗人写下了这首《春夜喜雨》：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
春雨总是让人多情又欣喜。这次喜延续至今，也曾漫过九百年前的临安城：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陆游在“世味年来薄似纱”的心境中，还因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而惦记起明日深巷中娇艳的杏花。这些杏花被谁采来，被谁买去？不管怎样，带着融融春意的杏花总能给人以片刻的愉悦，即便是在百般无聊的等召中，即便是在对官场失望的无奈中。

春夜的喜雨不只是为了催生诗人笔下的句子，更是为了滋润农人脚下的土地。老农抓起一把湿润的泥土，看一眼闲置了一冬的水犁。今年的收成如何？岭南客人开始“占稻色”了。他们将谷米放在铁锅里翻炒，在噼噼啪啪中寄予着厚厚的希望，米花爆得出越多，收成就会越好。

水犁翻动着泥土，诗人挥洒着笔墨，田耕与字耕在一年又一年的春雨中传承：“雨水洗春容，平原已见龙”（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雨水正月中》）、“雨深一尺春耕利，日出三竿晓饷迟”（苏辙《春日耕者》）、“夜来春雨深一犁，破晓径去耕南陂”（田昼《筑长堤》）、“麦雨一犁随处绿，柳烟千缕几时青”（范成大《丁酉正月二日东郊故事》）。

“雨水地气通”，二十四节气从来不只是印在黄历上的字，而是大地血脉的搏动。无论经历了多么萧瑟的冬日，“雨水”来了，耕种的时机就到了。所以韩愈在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中说：最是一年春好处。还有什么比能够“种下”更值得期待呢？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初春三吟

初春的窗

初春的夜，把室内温热的梦——描绘在玻璃窗上，于是晨曦的呼吸中，幻化成了一簇簇冰花的奇象。

这是洁白的“春花”！在梦中打苞，于黎明开放。它萌生于心田里的种子，并扎根在了透明的土壤。

醒来的早晨，赶在太阳的前面，用手指在“冰窗”上画一条弯曲的小径，好让这思绪沿着它，走进霜雪的花丛里，赏看这最近又最早的春光。

初春的风

初春的风，像姑娘纤细的手指，梳理着人们的头发；又像男子的巨掌，把冬天使劲拍醒。

初春的风，仿佛冬天不肯离去，反复着冷峻的脾气；又仿佛春天要捷足先登，迈过了农家的门篱。

虽然大地还有着冻伤的疮迹，满目枯萎禁锢着新绿，但看风将那冷壳一层层剥落，季节的魔巾就要揭去。

放飞的春鸟，被风刮回了心房的森林；理想的触丝，缠缚地又向前延伸。

——呵，初春的风啊！

初春儿时的柳哨

一支柳哨吹响了，像一支春笛把绿色的音符汇集；数支柳哨吹响了，合奏出一首明快的春曲。瞧，小伙伴们吹得多么带劲儿，又多么入迷。

声音虽有些单调，单调正是纯真的过虑；声音也有些悠长，像哼出一个大人难解的谜语。伴随着爸爸赶牛的喝声，伴随着妈妈撒种的笑声；和小河流水的声音响在一起，和小草拱出地面的声音响在一起。

等柳枝长出了新芽，柳哨的声音便已停息。但我深信，那片片嫩叶，一定是我们用童年的哨音吹绿的……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茶语

与朋友围坐炉前，等候一壶水烧开，滚滚冲入茶叶，滤掉初次冲泡的茶水，再注沸水，投入小陶瓷杯，茶香扑鼻。持杯端着精美的白瓷，朋友说此瓷来自本地柴火窑，令人浮想。

在西安历史博物馆展区，一幅唐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引人关注，中国六十多个瓷窑遗址里，八闽属地仅有两处：将乐、惠安。一个闽西北小山城竟拥有如此不可小觑的窑口地位？新知，将乐窑在商周时兴起，两宋繁盛，留下诸多实用性强、蕴含文气的古陶瓷。古陶瓷，古朴、精致。尤其是那青白釉托盏让人心生喜爱，盏在托盘之上，外壁光洁，远远望去，如一朵亭亭净植、不蔓不枝盛开的莲花。

将乐茶文化源远流长，主打者乃擂茶。

也因此，烧制擂茶钵器具历史久远。在发掘的数处窑址中，各式带酱青釉、内壁刻有较深放射状的擂钵以及配套茶具的出土，成为将乐先民“食擂茶”的有力留痕。

喝擂茶的客家习俗延续至今，而将乐擂茶制作工艺也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在深褐色的擂钵中，放入茶梗、橘皮，用一根长擂棍沿钵内纹路搅动，等其擂至细渣状，倒入芝麻擂烂。而后，掺入温水搅拌，再掺进开水，乳白色清香甘甜的擂茶便完成了。逢喜事，设一场“擂茶席”，请亲朋好友共享喜悦。做煎包，揉面、发酵，取一小块面团，捏成薄薄的皮，包入调好味的粉丝，放入油锅中煎。炸油饼，黄豆和大米等比例磨成浆，舀一勺浆，入油锅炸。上桌的茶点除了油饼、煎包，还有泡爪、炒笋、开心里、肉脯干、水果……厅堂暖融融，尽是擂茶带来的人间欢喜。

茶不语，茶盏不言，在将乐人的桌前，美好与古雅悄然流传。（据《福建日报》）

青琐玉璧老宅“长”新姿

“远天归雁拂云飞，近水游鱼迸冰出”。立春了，立马嗅到春天的气息，驱车到郊外的青浦区章堰村，迫切想看看获得世界级建筑大奖的“章堰文化馆”。

章堰村始建于北宋1065年，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村落，因为宋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章颢得名章堰村。其曾以文臣为帅，在绍圣元年出兵西夏，取得了宋朝对西夏作战的战略主动权。还著有《成都古今诗集》等，《全宋诗》录其诗10首。阳光暖暖的，章堰老街，枕河人家，风韵犹存。章堰文化馆曾是当地民宅“章家宅”，青琐玉璧黛瓦的大宅，历经岁月，一度瓦片残损，野草藤蔓丛生，如今清理后原有的斑驳老墙得以保留。

生活中的美好总是撞入心怀。徜徉在乡村的路上，有满园关不住的春色，有正是河豚欲上时的美，有沾衣欲湿杏花雨的美，更有老建筑焕发新生机之美。章堰文化馆的设计吃透了历史建筑文化的精妙，依据“生存、生长、新生”村落改造设计思

路，遵循建筑本身的历史脉络，将当代的理念和功能需求置入其中，“修陈出新”，在1000余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，老建筑中“长”出新建筑，新旧共存，各得其所。

文化馆坐落于村中心、城隍庙西侧，洁白的清水混凝土新墙面和斑驳的纸筋旧墙面相映成趣，炫目的金属流线和典雅的木质建筑交相辉映，诉说着村庄的历史；大树、池水、竹影昭示着自然的和谐，令人流连忘返，过目难忘。文化馆内别有洞天，由3个展厅及水院组成，按照章家宅“四水归堂”的建筑形式，保留了原先的老村史馆，并有一厅适量采用了金属材料打造。在馆内，还可以看到位于场馆后方的田野。

站在春日伊始，漫步在阳光里，看看章堰文化馆的周边，蓝天白云，一草一木，一街一景，一条通波塘流淌了千年……感受着这里自在的气息。章堰村改造值得庆幸，20多座古桥、30多栋老房子得以保留。当年先贤告老还乡

后，在章堰建观月堂，堂前有桥，常邀当地文人墨客，饮酒赏月，吟诗作对，故宋代的金泾桥也被称为观月桥。到过许多江南古村，如此完美的古桥与老宅组合，也实属少见。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兆昌桥，为单跨平梁桥，正对着章堰城隍庙前门。平梁两侧刻有桥额。桥墩两侧石柱上刻有桥联，一侧是“澄波西绕迎新旭，紫气东来启瑞云”，另一侧为“人烟盛处香烟盛，德泽深时福泽深”。好一个“厚德载道”的又一版本。

传统古村落焕发新生机。流连于此，心中涌起一股痒痒的暖意，顿生追求美好未来的动力，思绪飞扬：每个人都在季节更迭中赶路，赶赴着一场又一场人间烟火。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春天给了我们无限的希望，从新春出发的路上，自当轻装而行，以超然的姿态欣赏这人世间的风景，用好心情滋润昂扬的生命。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一年灯火要人归

的，尾巴短短的，用一根细竹棍挑着灯笼走时，兔子的耳朵和尾巴还会一颤一颤地动，仿佛活了一般。

乡村每逢元宵佳节，鲜少有办灯会的，但少不了的是人人都喜爱的舞龙灯。在家乡，每个大一点的村庄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村子的龙灯。这些龙灯会到周边不同的村庄去舞，像我们春节时走亲戚一样。

有一年元宵节，附近村庄的三条龙灯一起到村里来。那天黄昏时，一条龙灯自南边来，停在南边河岸上。另一条龙灯自东边来，停在东边河岸上。河岸上的龙灯，影子倒映在河面上，非常好看。还有一条龙灯，停在村子南边的田野里。在田埂上游动，如见龙在野，别有趣味。天色一暗，三条龙灯点燃灯里的蜡烛后，一起走到村庄东南角的一片空地上，场子里瞬间沸腾了。龙灯舞动着吉祥与祝福，人们心里各自欢喜。那一夜，村庄里锣鼓喧天，直闹得月西斜，人疲倦。

搬进城里住以后，每年的元宵节要



冷清许多。在家里煮点甜甜糯糯的汤圆，围坐在客厅里看看晚会，如此而已。有时，也会特意赶在元宵节时回一趟家，看看村里正在舞动的龙灯，感受一下彼时元宵的热闹。

又是一年灯火时，应是催人归乡日。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喊春的风

香的风，掠过篱笆墙，喊醒了沉睡的紫云英。那些绒球似的花苞次第炸开时，空气里飘满了细碎的紫色风铃。

寒风与暖风的拉锯战往往要持续月余。北风像固执的老学究，抱着残冬的典籍不肯放手；南风则像灵巧的绣娘，把五彩绒线一丝一扣绣进冻土。青灰色瓦楞上的积雪午时化成水滴，在日暮时分重新凝成冰凌，却在次日清晨就被暖阳截断了锋芒。墙头的忍冬藤褪去锈色，新抽的嫩芽像婴儿儿蜷曲的手指，试探着触摸风的温度。

记得去年惊蛰前夜，两种风在旷野上短兵相接。南风推着积雨云往北涌，北风卷起沙尘向南扑，天地间忽明忽暗，恍若巨兽抖动斑斓的鳞甲。直到子夜时分，云层里漏下几粒星辰，风里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——那是南风从解冻的河床上偷来的信物。

最动人的较量发生在那片老梨园。北风掠过时，满树花苞紧闭如佛手；南风拂过处，雪白的花盏便层层绽放。往往

蛇年说『蛇信』

今年是蛇年。蛇的造型，设计上应该难度不小。没想到，如今获赠到手的几个生肖灵蛇娃娃，模样都蛮可爱，蛇身盘曲取个“坐姿”，但身后留出个稍显细长的蛇尾，“长蛇善舞”的完整形象则尽在想象中了。特别是蛇那分叉的长舌，在我们对真实的蛇的一般印象中，它闪动灵活、出其不意，与蛇整体的神出鬼没的行动风格正相一致，说来实在“让人有点吓啦啦”的。但那些灵蛇宝宝的小舌头，小巧玲珑，略带调皮地吐一个尖尖儿出来，尤其逗笑。

由此联想到，蛇的舌头，有个专属的名称，叫作“蛇信子”。这个“信”字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读钱锺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，在“周易正义·系辞（七）”这一节中有一段引文，出自《系辞》下：“屈信相感，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”

查《辞源》，此处“信”，同“伸”，读亦如“伸”，舒展，伸张也。尺蠖是一种节虫，拱（即“屈”）起来如桥，而拱却是为了伸展（即“信”）开来前行。周易系辞里的这个“信”，与蛇吐信子的那个“信”，虽然读音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，但是那意思实在像极。蛇的那个分叉的舌头，往往猛地伸向前方，触达到我们想着好像根本够不到的地方。也许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，与“信”之“伸”义相合，便称之为蛇信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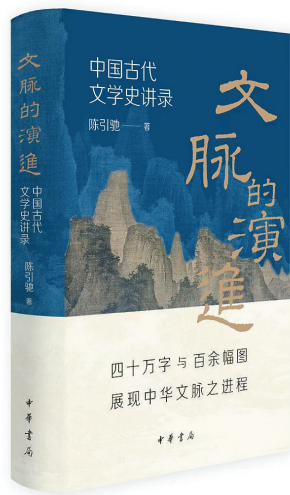
曾见到有一处的解释，认为蛇的舌有收集信息的作用，是蛇的信息的来源，故称之为蛇信。这好像也有一点道理，在我的“姑妄言之”之外，再“姑妄存之”吧。自己瞎想想，蛇的舌头那么特别地长成分叉的形状，可以“上下左右”地构成更多层面、更多维度的“信息面”，增强它的信息收集能力，再由“立体的信息源”转换成“立体图像世界”，指导它的环境应对和各类主动突击行为。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■ 荐 读



《文脉的演进——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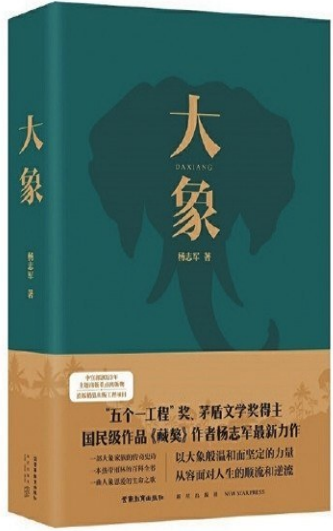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:陈引驰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

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录，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套，既见脉络的系统性，又见细节的丰富性，是很有视觉感感的大学课堂实录。全书融汇历代文人学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、卓识，文学情怀贯穿始终，打破定说，时有创见，有学术上的着意开拓，又具备普及中国传统文学的意义。



《大象》



作 者:杨志军
出版社:云南教育出版社

这本小说所描写的既有动物的生活，也有人的生活，人的世界。人和大象、和野生动植物是大牙交错杂居混处的，彼此共存于同一个生存空间，相互亲密无间，宛若一个生态共同体、生命共同体一样的存在。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，堪称一部热带雨林生态的百科全书，有大量的地方性知识、经验和体验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可谓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生态小说、自然童话。